

“圈”外的你

□吴玉琴

清晨,打开手机,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考试通过的消息。上班路上,按捺不住心头波涛汹涌的喜悦,我点开朋友圈,写下一段饱含心酸、感恩与自豪的“小作文”,想在庞大的朋友圈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。

在单位结结实实忙了一整天,无暇顾及手机。暮色四合时分,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了早上发的朋友圈动态。“点赞和祝福一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多吧?”思忖间,我迅速点开朋友圈。出乎意料,点赞的人数竟然没到两位数。

“难道我无意中设置了部分可见?”我不甘心地点开朋友圈权限,上面赫然显示着“公开”。也可能是我发朋友圈太早了,大家都在睡梦中,没看见。我安慰着自己,但心里依然一阵阵涌起比夜色还浓郁的失落。

这一年,生活、工作和考证的压力像身后一直有人在追赶着我。白天没有半点空闲时间,为考试准备的复习只能放到晚上。一年来,我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睡过觉,早上闹铃始终定在5点。纵是这样忙,我依旧怕冷落朋友圈,在休息的间隙见缝插针地翻翻朋友圈,为别人发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。

我加了各种各样的群,凡是群里有要求转发、投票的,我第一个支持;微信有几百个好友,看见朋友圈有人发消息,我及时地送上小红心。一度,我觉得朋友圈是我精心浇灌的花园,那些悉心侍弄的花儿一定会将我的世界装扮得姹紫嫣红。

今晚点开朋友圈前,我笃定地认为:我的心酸、我的努力,我情真意切的倾诉,一定会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,获得众多的鼓励、安慰和祝福。而此刻,朋友圈的我,犹如独自一人置身于这星光闪烁却凉意袭人的夜晚。熠熠的星光是朋友圈遥不可及的“朋友”,而自己面对的,是灯影里寂寥的小路和夜晚的风里扑面而来的沙尘。

被孤独和落寞严严实实地裹挟着,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家,却意外发现,母亲满脸笑意站在门口。

“不是说考试通过了吗,脸色怎么这么差?也是,这大半年你太辛苦了。我给你带了煲好的鸡汤,快来尝尝。”母亲絮叨着,眼神来回在我脸上“扫描”,又转身掀开砂锅鸡汤。

“妈,我自己来。”我像被晒蔫的野草,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听玥玥说你考试过了,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看你,把自己熬得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不是我拉你后腿,年龄慢慢上来了,以后可不能……”母亲细细碎碎的唠叨声中,满是关爱,满是疼惜,满是深情。

母亲的话让我羞愧不已。因为我,是她刻意屏蔽在朋友圈外的人。我烦母亲唠叨,怕母亲担心,嫌母亲“多管闲事”,而将她设置在我的“圈”外,不让她看我的动态。而这一刻,“圈”外的母亲却如寒冬里的一汪温泉,潺潺地浸润着我,温暖着我,不知不觉将心底的失意和落寞轻轻抹平。

夜深了,伴着母亲轻微的呼噜声,我记录下了自己一整天的心路历程。破晓时的兴奋、暮色中的失落、深夜里的温暖。我没有发朋友圈,而是轻轻地点了保存。是啊,有“圈”外的母亲朴素而深沉的守护,有无观众,我都会成为一个充实、丰盈、精神明亮的人。

(本文作者为甘肃省作协会员)

母爱成诗 时光织锦

母亲是一片瓦

□王举芳

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那一刻,我觉得我家的房梁都塌了。世界仿佛成了黑暗的一团,我缩在墙角,看着叔叔伯伯们布置灵堂,心很疼,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

春雨细细,滋润着万物生发,我家的屋顶开始漏雨,顺着东墙,流下一道道水痕。我们姐弟三个偎在母亲身边,问母亲:“妈,咱家的墙会被雨冲倒吗?”母亲摇摇头说:“不会,春雨好心着呢,它慢慢地下,不会破坏我们的房子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们小小的恐惧的心,安了。

转眼就是夏天,阳光火辣辣起来,我们放暑假了。母亲不舍得让我们跟她去田里,她说毒辣的太阳会晒破我们的皮肤。下地归来的母亲一进大门,总是一张笑脸,即使笑容下的脸是那么疲倦。

夏日的天就像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,而且常常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。那一夜,睡梦中的我被轰隆隆的炸雷惊醒,捂着耳朵跑到母亲床前,床上却不见了母亲的身影。我们姐弟三个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。

“姐姐,屋里也下雨了!”妹妹惊慌地说。真的,屋外是大雨,屋内的雨点也越来越大。我抬起头,我家的屋顶有一块瓦似乎掉了,雨水肆无忌惮跑进家里。

“妈!妈!妈……”我们姐弟三人大声喊着,可除了雷声和雨声,听不到任何回应。“姐姐,妈妈不会不要我们了吧?”妹妹问。“不会,妈妈多疼我们,她不舍得丢下我们的。”我搂住年幼的妹妹。“那妈妈去哪儿了呢?”“别问了,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屋外的雨一直下,屋内的雨一直下。我们的脸上,也有了雨点的痕迹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不知过了多久,屋里的雨似乎停了。可是我分明听到窗外的雨声还在继续。走到刚才漏雨的地方,抬起头仰脸看,真的,屋里不下雨了。“妈妈在房顶上!”弟弟说着,推开门,跑出去,飞快地爬上竖在房檐下的梯子,我和妹妹留在

屋内。

好一会儿,母亲和弟弟回到了屋内,湿漉漉的头发,湿漉漉的衣服,浑身下着雨。原来,狂风吹断了屋后的树,砸坏了我家屋顶上的瓦,母亲没有喊醒我们,一个人找了塑料布,拿了旧瓦,上到了屋顶上。弟弟说:妈妈下梯子的时候,整个身子都在抖。妈妈有眼晕的毛病啊!妈妈和弟弟换了干衣服,又对我们说:“只要你们三个好好的,我就什么都不怕。”

第二天天晴后,母亲让邻居修剪了他家的树枝,又找了泥瓦匠,把屋顶重新修葺了一遍,那个夏天,风雨很多很大,我们躲在屋里,很安然。

父亲的单位照顾我和弟弟去厂里上班,第一天上班归来,母亲问:“怎么样?”“不好,城里的女孩一个个光鲜亮丽,我和她们在一起,就像玉石堆里一片瓦,一点颜色都没有。”我满怀自卑地说。母亲低低地声音说:“有时候一片瓦,并不见得比玉石价值低。”我望着母亲,心里默默回道:“歪理。”十七八岁的女孩,哪一个不愿意做高贵如玉的女子,而去做一片黑漆漆的瓦呢?

申请了集体宿舍,便很少回家。我生日的那天,买了蛋糕,回家看母亲。母亲十分欣喜,拿出一件浅蓝色的裙子,还有一双高跟鞋,对我说:“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我很高兴,马上换上,在母亲面前转着圈儿,母亲望着我,浅浅地笑。

我们姐弟的穿戴越来越时尚漂亮,而母亲,依旧是一身多年前的旧衣裳,她说人老了,穿得光鲜了,不自在。

时光流转,转眼多少年过去。母亲六十大寿,我们姐弟商量着给母亲买了一个玉手镯。母亲欢喜地把手镯戴在手腕上:“人家说‘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’,我觉得瓦全了,玉也不碎,才是美好的事……”

我猛然惊醒,这么多年,母亲一直是一片瓦,而我们姐弟,是她守护的最珍贵的玉。母亲的眼里闪着玉一般温润的光泽,我的眼里,泪珠却如瓦上的雨滴,一颗一颗落进心田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

岁月的恩赐

□李晚照

女儿回到家,看见爸爸,便问:“我妈妈呢?”

爸爸一到家,看见女儿,第一句话也是:“你妈妈呢?”

这是一对父女多年来的对话。好像全世界的家庭都上演着同样的场景。

之后妈妈去世了,父亲见到女儿,还是问:“你妈妈呢?”两个人都愣住了,思念如潮汐,无法言语,一个失去一半的灵魂,一个失去最后的巢穴。母爱,像没有边界的天空,我们会经常忽视它的存在,实际上它覆盖了我们的一切。

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不完美的老妈。

朋友说,她和妈妈经常吵架,直到忍无可忍,赌气离家出走。等气消了,她发现自己还没走出五百米外的社区小公园,心里没着没落的,感觉自己还不如流浪狗,特凄惨。不久就觉得饥肠辘辘,她不停地看手机上的时间,没超过三小时,妈妈就打来电话骂她:“你跑哪儿去了,面都坩了。”她立刻颠颠地跑回家,吃掉两碗面,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里,继续听她妈各种唠叨。

妈妈形形色色,大多数家庭里的妈妈都是平凡人,没有优雅的姿态,没有高深的文化和眼界,甚至还是河东狮。

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乡下妇人,不识字,脾气暴躁,她表达情感的重要出口就是发怒,动不动就大发雷霆,吼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。这和她娇小秀丽的外表形成反差。

但母亲又敏感爱哭,经常在骂了孩子之后偷偷落泪,然后变本加厉地冲父亲吼。而有文化的父亲脾气极好,要么不吱声,要么出去散步。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两个人的脾气却意外互补。或许这就是天定的姻缘,又或许必须有一人让步。

我母亲牵挂着每一个孩子。做了一个噩梦,她就会提心吊胆,会不会是哪个孩子遇到了灾或难,直到一一确认无事,她才放心。孩子长大了,总是向外飞。孩子飞多远,母亲的心的半径就会有多长。

母亲分别在每个孩子的生活区跋涉,千里万里,却一直没有走出过那个乡村。

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儿,她毕业后刚参加工作,在城市里还没有站稳脚跟,就急匆匆用微薄的工资带妈妈去旅游。朋友很惊讶:你不攒点钱,干吗这么着急带妈妈玩?

她说,她是最小的孩子,妈妈年近七十,万一以后没机会了呢?

多年后,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女孩儿的孝心,父母有时候真的等不起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是多少人的痛。有太多父母等不到孩子的成功。

经常看到有师友在朋友圈晒老妈,自己即将步入中老年行列,居然还有妈,这种幸福只有拥有的人才会体会得到。这样的暖心时刻在街头也可以遇见。

公交站牌处,两位老太太相遇了,一开始不熟,一聊便熟了。“你这是干什么去?”“我去看俺妈。”“你还有妈,这得八十多岁了吧?”“哪呀,我都虚岁八十了。”“哎哟,那你妈还不得一百(岁)?!”“九十九啦。”“真好!还有牙吗?”“牙没有啦,毕竟到年纪了,不过胃口挺好,能吃饭,用牙花儿嚼着,吃得可溜了,晚上饿了也起来吃,能吃!”“咱妈真能,真不孬!”“哈哈,是啊,可不孬,有妈在,都不敢老。”

路人如我,一开始听着她们质朴的对话,忍不住笑,继而是艳羡和感动,感动于这份岁月的恩赐。

有妈在,不敢老,多么美好的生活逻辑。什么是成功人生?八十岁还有妈,应该是最温暖的范式,连岁月都败下阵来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协会员)